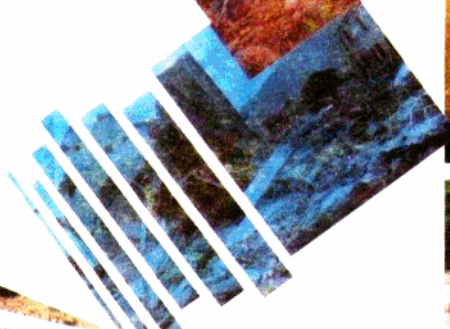


夏 真

不沉的陆地

北方文艺出版社



序

王家扬

今年七月持续高温，人们预感到久旱将会带来不测的洪水。却难以预料这场大风暴雨将会降临在哪里？

在这历史上少见的高温久旱时刻，宁波市作协副主席夏真同志，冒着酷暑，亲自送来厚厚一包文稿，题名为《不沉的陆地》，记录了一九八八年七月三十日宁海百年不遇的特大洪灾。

出于对家乡的关心，更出于对洪灾的余悸与灾后的关切，我花了五个半天，看完全部文稿——整整四百四十八页。

读完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仿佛“七·三〇”又在眼前再现：一百八十二位乡亲在洪水中葬身，五千多间房屋被冲倒，毁坏良田十四万亩，不少工厂、仓库被大水淹没，一时断水、断电、断粮，电讯不通，交通瘫痪……经济损失达三亿四千多万元之巨。这在一个比较贫困的山区县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将会给该县人民带来难以想象的困难。多少善后事需要火急妥善处理。首先要振作人们的精神，要救饥，要通水、通电，要有安身之

所，迅速恢复生产、重建家园……这些工作首先要落实到县、区、乡（镇）党和政府的身上，还要有宁波市委、市人民政府和省里的领导和支持。

《不沉的陆地》作者用纪实文学的手法，翔实、生动而又深刻地描述了在这场与洪水搏斗中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以及涌现出的众多的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各级领导从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以及解放军……始终站在抗洪抢险最前线，在关键时刻站在群众中间，站在洪水中间。当地群众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我们才能战胜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洪水冲掉房屋、田地，淹没了工厂学校……洪水也冲刷着污泥浊水。“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却是荒淫无耻。”作者对那些（虽然是极少数人）“趁水打劫”，“见死不救”，一脑袋利己主义人生观的种种丑恶表演，也作了赤裸裸的揭露与鞭挞。

更可贵的是作者通过掌握的大量材料，对造成洪灾的原因，自然的、人为的，从主客观方面都作了深入的调查分析，提出了不少值得深思和探索的问题，让人们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

《不沉的陆地》，虽然写的只是宁海县的一次特大洪灾，但我认为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一个县的范围。洪水成灾年年有、处处有，但又往往事过境迁，年年被忘却。于是年年洪灾，年年救灾。从我们的祖先起，祖祖辈辈就是这么过来的。

建国以来，党领导我们在水利工作方面，做过不少有成效的工作，但是否有失误或缺乏更见成效的长远措施呢？需要人们从历史的背景上去思考、去作科学地研究，并在实践中更好地战胜天灾人祸。据宁海县志记载，从南宋到民国，在九百年间，发洪频率为每隔十五年一次。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八年的三十九年里，暴发洪灾的频率是每隔一年零三、四个月为一次。这里面恐怕也有值得人们很好地去探索、思考的种种客观因素和历史教训吧。

上面所说的一些话，只是我的读后感而已，说不上是什么序言。我相信看过这本书的许多读者，也会象我一样，为书中记录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所感动，也为书中提出的种种问题引起深深的思考和探索。

一九九〇年八月二十八日于杭州

目 录

序.....	王家扬 (1)
第一章 灾难的黑色翅膀掠过大地.....	(1)
1 可怕的温室效应.....	(1)
2 黑色星期六.....	(3)
3 凌晨4:50分,城关.....	(8)
4 一个村庄从地球上抹去.....	(13)
5 踩不动的水车啊.....	(16)
6 几个死里逃生者的自述.....	(20)
7 动脉大出血.....	(26)
8 整个供销社系统被洪水撕得体无完肤.....	(30)
9 谁说“柔情似水”.....	(34)
第二章 这一瞬间构成了悲壮.....	(37)
1 县委,彻夜未眠.....	(37)
2 热线:宁波——宁海.....	(42)
3 总指挥的三道命令.....	(47)
4 黄坛水库,咬紧牙,挺住!.....	(52)
5 好样的,共产党员们.....	(56)
6 冲不垮的是人心.....	(63)

7	是什么比骨肉更亲·····	(69)
8	1个与13个·····	(72)
9	人生最有价值的3小时·····	(77)
10	最平凡的与最伟大的(上)·····	(83)
11	最平凡的与最伟大的(下)·····	(89)
12	最亲的人是解放军·····	(93)

第三章 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

	加深而成为爱·····	(100)
1	市长和面包·····	(100)
2	紧急返回·····	(104)
3	心系灾区的市委书记·····	(109)
4	过得硬的先行官·····	(114)
5	水，水，给我水·····	(122)
6	来自海外的爱心·····	(125)
7	联合国“3789”项目·····	(134)
8	一组动人心魄的镜头·····	(138)
9	Thank you 莎拉·艾林顿·····	(143)
10	不是多余的一笔·····	(147)

第四章 人类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152)

1	人啊，你为什么忘却？·····	(152)
2	谁为谁流泪·····	(159)
3	鳊溪桥上的《蟹式卡农》·····	(165)
4	我哭你啊，我的森林·····	(174)

5	王爱为什么这么穷.....	(181)
6	三权之争，孰胜孰负.....	(191)
7	我们到底缺少什么？	(205)

第五章 希望永远存在于斯..... (217)

1	大坝在期待中崛起.....	(217)
2	水车精神.....	(224)
3	超前意识创造的奇迹.....	(229)
4	新上任的四驾马车.....	(235)

第一章

灾难的黑色翅膀掠过大地

1 可怕的“温室效应”

科学证明：地球存在已有数十亿年，而人类，却只有几十万年的历史。曾经有位学者把地球发展的全部历史比作一昼夜，描绘出一幅十分神秘而又十分有趣的图景……

在一昼夜的最初时分，即午夜，地球形成了。在连续下了十几小时的大雨以后，汹涌的雨水吞噬了沟谷洼地，淹没了山岗丘陵，几乎覆盖了全部南半球，海洋诞生了。12小时后，即中午，在古老的大洋底部出现了最早的生命——一团团细胞开始蠕动。

约在16点48分，这些原始的细胞体发育成蠕虫、软体动物、海绵动物和藻类。随后，出现了一群游动物——鱼类。

21点36分，古生代结束，恐龙的王朝到来。在这一昼夜结束前的40分钟，鳞甲目动物全部绝迹，地球上充斥着哺乳动物。

只是到了23点59分56秒才出现了人类……

人类社会从野蛮状态进化到高度文明的现代的整个历史时期在这一昼夜中，总共才占了4秒的时间！

人类在地球上的历史是何等短暂，我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球又有多少了解呢？

世界正在变热！

美国《幸福》杂志1988年7月4日撰文指出：世界正在变热。同14世纪一样，21世纪将出现非常恶劣的气候。虽然地球过去也曾经历过变冷和变热的时期，但是科学家们普遍认为这次气温上升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高更快，按地球平均温度衡量，1987年是有记录以来气温最高的一年，80年代是一个世纪中最热的10年，而今后60年左右气温上升的速度将相当于10800年前冰川开始漫长的消融过程以来全球温度上升的总数。

这就是现在令全世界科学家密切关注并忧心忡忡的“温室效应”，至今为止，没有任何人能了解它的所有的可变因素，也无法预料它会产生可怕后果。

人类对大自然的了解其实尚处于孩提时代。

1988年7月10日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在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地方，可以读到这么一段文字：

太阳辐射的活跃期已经来临。太阳辐射活跃期是指该时期内太阳喷发出大量带电粒子以及相应伴随的电磁现象。

.....

大量粒子奔袭地球以后往往会发生干旱与全球性流感。而久旱以后可能会暴雨酿成洪水高涨。

为此，作者“心甚忧之，希望有关方面能充分注意”。

我们“充分注意”了吗？

这就是人类所面临的困境：灾难犹如雪崩一样将突然降临在我们头上，而我们却居然懵懵懂懂荒唐地对此毫无准备……

2 黑色星期六

1988年7月。

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

干旱。令人烦恼而又一筹莫展的干旱。从6月22日开始，宁海就几乎没有下过一场透雨。赤日炎炎，空气似乎一点火就会燃烧，狗被烤炙得伸出舌头躺在荫影里不肯挪动。

宁海大片土地干裂，裂缝宽处竟可以轻而易举地插入一只手掌。河床干涸，全县所有的水库都象一个个“白肚溪坑”，著名的大水库黄坛水库的库存量已减至设计库容量的十分之一，坝底通往渠道及水电站的圆洞，已显而易见。往昔飘带似的环城而过的洋溪，如今象一条死气沉沉的巨蟒，奄奄一息而卧。

城关镇居民许多人家都备有水缸，以防备供水系统时常发生的“短路”。

自来水公司被迫加快澄清处理的速度，以至水质浑厚，

水垢增多，喝起来，有漂白粉味儿，酸味儿，泥腥味儿……

缺水！缺水！缺水！

再干旱下去要发水票了——有人这样忧心忡忡地开玩笑。

最难熬日子的是农民——大批庄稼渴得枯焦了叶子，枯焦了杆子，眼睁睁的看着它焦死。

不少村庄一次又一次报来因抢水而引起的械斗。

山村。善良的山民们怀着焦灼而虔诚的心情，结队成群，打着幡旗，敲着锣鼓，抬着一把藤椅，藤椅上扎着绿色的松枝——那是请龙王坐的龙椅，椅子中间放着一只瓦罐，不知从哪个水塘里抓来的一条渴坏了的水蛇。请君入罐，然后吹吹打打地来到祠堂，顶礼膜拜。

抬轿的四个状汉个个赤膊上阵，以示一片苦心，感动上苍。

县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召集抗旱工作会议。

7月15日，县级机关抽调了150多名干部，组成抗旱工作组奔赴各乡镇。

7月28日，宁波市委书记孙家贤，副市长应中甬，赶到宁海视察旱情，研究抗旱措施……

7月29日下午一直至夜里，县政府召开县长办公会议，决定从并不宽裕的县财政中，火急拨出10万元钱，用作抗旱……

水！水！水！

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干旱这个恶魔后面隐藏着洪荒，干旱和洪荒是一对孪生姐妹。

大自然，以它自己特有的形式向人类发出警告。

7月下旬，在离城几十公里的风潭乡五松坑的溪水里，三个小孩意外地捞上了一条六斤重的鳗鱼。全村的人都跑去看稀罕。几个上了年纪的人摇头叹息：“完了，五松坑要被大水淹掉了。”

水车乡上园村几户人家不约而同地发现青蛙噗噗地往炕头跳，赶下去，又跳上来，赶下去，又跳上来，都说：“稀奇。”

城关镇一位干部家里的一只乌龟，在他听完电视新闻联播节目后竟莫名其妙丢失了。弄得他很诧异。他说：“这只乌龟是很通人性的，从来不丢失。”这天正是7月29日。

黄坛供销社一名职工在7月29日那天下班回家的路上。发现玉米地里的老鼠在乱窜，有人追着打，有人在旁边说：“老鼠搬家蛇出洞，大水就在眼面前。”当时他听到觉得很好笑。

同一日，岔路乡后山葛村头的一棵大樟树上密密麻麻地落下了数百只麻雀，它们惊慌失措地吱喳乱叫，一派大祸临头的恐慌，然后又成群结队地不知飞向何方。

.....

敏感的飞鸟及大大小小的动物，比人类早早地迈开了逃难的第一步，然而人类却没有意识到这来自大自然的警告。

我们的气象部门也没有意识到这场灾难。中央气象台，省气象台，市气象台全都没有测出这场暴雨。

虽然大家都通过雷达监测发现太平洋上空出现一些零散的热带云团，它显得轻盈飘逸，甚至带有几分温情脉脉，它游移不定，松松散散地飘浮着。它被命名为东风波低压云团，据说，这种云团引起的降雨量至多100毫米。

100毫米——杯水车薪，太不解渴了。再下大点才好

呢！刚开完县政府抗旱会议的人三三两两地边走边遗憾。

也有人警惕起来。

深圳水管会一位同志，29日晚11时就预感到灾难将要降临，因此半夜三更跑去叫醒镇领导，建议镇政府将人口撤至安全地带。

黄坛乡政府民政助理周端全告诉《宁波日报》一记者：“我在晚10点睡下，12点就醒了。听着雨声，总觉得不对头，就马上起来叫醒了乡长。”

也是这个乡的后沈村，党支部书记庞忠汉在29日晚9时看到雨越来越大，赶紧叫醒妻子。凌晨1点他又与乡文书通电话，要求乡里通告险情，并询问黄坛水库水位。

县水利局潘副局长29日晚开完抗旱会议回家，累得倒头就睡。半夜，雨下得大起来。他的妻子，一个能干的女厂长听着听着担忧起来，将他踢醒：“喂，雨下大了。”

潘副局长迷迷糊糊地听了听，说了声“不碍”，又呼呼睡去。他这些天实在太累太困了。

他的妻子却再也睡不着，多年搞水利的丈夫的事业早成了她的事业，她听着雨声越来越大，又一次将丈夫踢醒：“起来，你起来。”

这时已是晚12点。两夫妻就这样听着雨声，分析着判断着。

1时，门被猛烈敲响：“潘副局长，黄坛水库溢洪道出水了。”

“水深多少？”

“两公尺半。”

“气象台怎么说？”

“可能有大到暴雨。”

他把门一甩就冲到了雨中。

驾驶员小褚就在隔壁，他应声而出，似乎原来就整装待命。

原来他也一夜未睡，捧着个脸盆，一边接屋顶漏水，一边听着门外的动静……

就在这时，结构松散的东风低压云团正在副热带高压西南缘的东南气候影响下，来了个突然袭击，它从三门湾侵入宁海，奉化及余姚部分地区的上空，连续高温大气中积聚的大量潜热，与海上大量的潮湿空气触发、搅拌、撞击，云团开始猛烈发展，迅速扩张，电光象一圈圈极其恐怖的暗红色，呈螺旋形地在夜空上蜿蜒而过，好似传说中的飞龙，低闷的雷声则象巨轮在屋顶上隆隆碾过，顷刻，天崩地裂，铺天盖地的洪峰从天上急泻而下。这个县城的四条主要溪流——皂溪，白溪、青溪、中堡溪顿时成了四条狂怒的恶龙，暴涨起来，失去控制。

暴雨的轴心——黄坛水库很快由原来的底朝天变得满了。水位迅猛地不断上涨，到午夜零时，溢洪坝泄洪水位已达2米。凌晨3时，溢洪道过水深5.5米，最高潮时达7.6米，大大超过了5.6米的水库设计极限。

12个小时，仅里家坑的降雨量就高达546毫米！

城关雨量也达370毫米。

皂溪、黄坛溪、白溪上游的马岙、榧坑、西溪、里岙、深圳、大蔡、岔路、黄坛、洪家塔……全县48个乡镇中有37

个乡镇遭受灾害，全县降雨总量竟达3亿立方米。

3亿立方米的水从天上倾下！

向以“海静境宁”著称的宁海顿时成了泽国汪洋。一场500年未遇的特大洪灾，旋风似地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蹂躏了这个古老而宁静的山城。

宁海第一次失去了它的黎明。

3 凌晨4点50分，城关

宁海城关，又称猴城。这是一座有千余年历史的古城，是中共宁海县委、县人民政府驻地。它南临洋溪，是洪水必经之地，在劫难逃。

7月30日凌晨4时45分，洪水咆哮着正面袭击县城南门，地处低洼的南门工业区和居民住宅首受其害。水位急速升至一层楼面高，报警的干部冒着生命危险在大街上呼喊报警，一颗又一颗的告急信号弹划破雨幕。此时，广播线路已经中断。

5时，天色漆黑一团，自来水厂先遭厄运。呼啦啦一阵响，一排浊浪冲倒了厂区的全部围墙，紧接着水泵房进水，深达五至七米，值班职工来不及报警，便被裹进洪水里，他急中生智，连忙抱住灯柱爬到灯柱顶才保住了性命。

洪水冲进了棉纺织厂。正在做夜班的女工开始并不在意，把车关了说着笑话，有的正消消停停的打扮、梳头照镜子，还有的玩着水觉得挺新鲜。正在这时，几个干部冲进来喊：“快疏散！”说话间，水就漫上了腿肚子，漫上了腰，

漫上了胸，她们差一点来不及跑出。等大家全上了屋顶，一看，脸都吓黄了，妈呀，四周已是一片汪洋，食品厂的那些酱缸一只只浮在水面上黑黑的看上去象一只只大碉堡。

洪水淹进了化肥厂。围墙垮了，房子被毁，里面的化肥全泡了汤。

一大叠照片忠实地记录着浩劫的惨状：

四辆大卡车被洪水冲到了百米以外。

两块大黑板竟似玩具般地从砖墙上被捣下毁坏。

围墙冲垮了700多米。

厂门已被毁得不成模样。

制氧车间惨不忍睹。

造气风机几乎被冲来的垃圾淹没。

材料仓库倒塌。

厂区大道成了沙滩。

钢材仓库被夷为平地。

.....

捧着这厚厚的一叠照片，望着坐在我面前的化肥厂厂长我竟说不出话来。

“300万！”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告诉我，“当时的经济损失是300万，固定资产损失57万8千。各种仪器损失59.2万。”

就在同一时刻，洪水冲进县针织厂。这是南大溪边新造企业，地势最低，顿时南面后墙与大溪连成一片汪洋，车间，食堂全都无影无踪，全部产品，半成品，原辅材料，基建水泥都被冲走。

接着，第二塑料厂，煤气设备总厂南门车间，第一橡胶厂，针织内衣厂，食品厂，乳品厂，塑料十厂，教仪厂……屋倒墙塌，车间进水，机器被毁，只有那零落的屋顶和高耸的烟囱，象沉没船只上的桅杆，露出水面向人们呼救。

“这洪水来得好快！”——土地局驾驶员小董对我说——“我家在四楼。听到水来了。从窗口往下看，还看得到路面上的草。我赶紧往下跑，等我跑到一楼，已经看不到路面了。”

那天晚上他开车回来已经晚了，车就停到了南门车场。一看大水漫上来，他狂奔到停车场，开起车子就往高处跑，谁想洪水就紧追在他屁股后面，差一点车子就跑不动，赶紧又往北门农业局开，那边地势高，总算将车子抢了出来。后来，南门车场那些没来得及抢出的车子一个个似纸盒子似的被洪水托得横冲直撞，遍体鳞伤。

招待所副所长老顾住在地势较高的大北门。一看有点水，提前上班去，走到大街还没有水，越走水越大，走到招待所，水齐了半腰，人浮了起来。她只好从花坛上爬了过去。一楼的门已全部被水封住。食堂里几位师傅正在烧早饭，一看情况不对，端了笼刚蒸熟的馒头往上跑。跑到高楼回头一看，榨菜缸，冬瓜，柴油桶全都浮起来了，停在门口的一辆小汽车也浮了起来象一只小船。

断水、断电、断粮。旅客、工作人员，以及后来搬过来的被淹工厂的职工这一天就全靠那几位做饭工人急中生智抢出来的馒头充饥。

6时30分。